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雜著

續謚法

責和氏璧

君臨臣喪辨

閱習

許氏世譜

讀玄

訓儉示廉

雜識二首

續謚法

劉子曰古者生無字死無謚生無字故名而不諱死無謚故上下

劉

劉

劉

王

王

司馬

司馬

魯

劉

啟

啟

啟

安石

安石

光

光

鞏

啟



同之及至於周勿而名冠而字死而謚字者所以貴其名也謚者所以成其德也盛矣文哉劉子曰夏商之道不勝其質兩周之道不勝其文其斯之謂歟賞罰窮矣劉子曰古之為謚者有取也取於名取於號取於字賢者取賢稱焉愚者取愚稱焉黃帝號之崇也舜禹名之隆也桀紂名之汙也尼父字之珣也劉子曰爵而不謚周也爵而謚之魯也不爵而謚漢也由文已哉由文已哉嘉魯哀公誅尼父合於謚法堯舜禹湯之志作續謚五十以待後世天爵之君子成德焉耳

神化無方曰尼先覺任重曰摯述而不作曰彭信而好古曰彭隱

居求志曰夷伯夷也仁義庶曰淵不幸短命曰淵和而不流曰惠柳

也愚智適時曰俞子進退寡過曰瑗瑗伯恭儉好禮曰嬰嬰清

淨無為曰聃老期稱道曰聃惠而多愛曰僑舒直而不撓曰肸皞

輕爵守節曰札孺居敬行簡曰雍孝文時格曰騫尚德慎言曰連善事父母曰參使能造命曰頁舒在約思純曰憲憲伎藝敏給曰求求勇而知義曰由由文學博識曰商商容貌矜莊曰張張信道輕仕曰開開不得中庸曰智智言合聖人曰若若敬慎威儀曰華華有德疾憂曰井井物知德中庸曰伋伋蹈道知言曰軻軻隱居放言曰逸逸反性敦禮曰况况兼愛尚賢曰翟翟上同遵儉曰翟翟獲救攻上闢曰鈇鈇獨善為我曰君君子危言日出曰周周辨繁白不汚曰皓皓言行軌物曰舒舒簡易多聞曰向向守死善道曰勝勝單思寡欲曰推推審音知化曰曠曠巧歷絕倫曰衡衡平達數知來曰輅輅博物多愛曰遷遷民史實錄曰遷

賁和氏璧

劉

啟

楚人和氏得玉璞荆山之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

大蓋天有六

佳立句頂

二

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於荆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曰天下之刖者多矣何子之怨也對曰吾非怨已之刖也哀夫寶玉而題之以石真士而名之以誑也王使人治其璞果得寶焉故命曰和氏之璧此世世稱和氏善知寶而又甚悲其不幸也吾意善知寶者不然彼天之生玉也有常質居上不待以為益在下不損以為少此人主之所貪也雖全而鬻之猶辱今一不免其身其不知寶也甚矣至於刖而後哀之其不知過也甚矣苟使和寶之則若勿獻苟使和哀之則若勿怨彼非所明而明之其刖也猶幸周人得夏后氏之鼎藏之太廟已八百有餘歲矣周衰宋太丘之社亡而鼎入于泗水之中秦始皇

滅周恥不得其器於是齊七日使萬人沒水求焉不獲而後止楚有良弓號之曰大屈傳世之寶也齊與晉越聞之皆欲得之與兵西圍之夫與兵者上有破軍殺將之禍下有折交離親之厚然而不計者寶之所在則不憚以安為危以存為亡彼人之所求而非求於人也試使一人負鼎之秦一人挾弓之晉則不敢以異百金之償豈獨寶哉雖道亦然今使天下之賢士有道之君子負抱其義祇飾其辭不擇趣向不度可否號呼於人主之側以冀萬一焉甚者殺身捐生其次刑戮流亡終無與任其責者則吳起遂於魯而韓非死於秦其欲將與說難為之禍也非二君之過也然而世獨謂和為不幸繆矣夫謂和之不達固失其理而和之自謂真又非其名所謂真者必審於輕重之際榮辱之分和不哀其身而哀其玉忘所重而徇所輕是豎刀之自宮易牙之殺其子世主所以

原疑也吾未知其真故為貴在乎賤為遠在乎近為大在乎小古
之君子不於於已而內人不厚於人而薄身倡而後應引而後動
舜陶於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傳說築於巖險之下太公
釣於渭水之上及其大行也名甚白居甚安功甚信此其離於世
俗之患也遠矣無它人主者求之也

君臨臣喪辨

劉敞

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未造也事之斯為臣焉使之斯
為君焉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焉爾寄宗廟焉爾寄人民
焉爾夫若是其孰輕之故君有慶臣亦慶君有戚臣亦戚書曰元
首明哉股肱良哉尊卑異而已矣雖於其臣亦然故臣疾君親問
之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若生也而用死也而棄生也而
厚死也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教之忘生也是教之背死也

禍莫甚於背死而忘生苟為背死而忘生故不足以託六尺之孤
寄百里之命於之於人者不變於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
則夫桃茢胡為乎諸臣之廟哉或曰於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
固亦周未之記也昔者仲尼之蓄狗死子貢埋之曰丘聞之也敝
惟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而丘也貧無蓋也亦予之
席焉夫不以賤而棄之為有勞也夫不以死而欺之為有生也勞
雖賤不棄也死雖狗不欺也而况於君臣乎吾故曰君臨臣喪以
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未造也雖然必有以也古者人君非弔喪問
疾不至乎諸臣之家非弔喪問疾而至乎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
謹故君弔於臣使巫祝先釋采于廟門然後入釋采者告有事也
世或失其義而謂巫其被之乎及魯襄公嘗嘗朝于荆荆君死荆
人曰公必親襲魯人辭不得命則使巫祝以桃茢被而先蓋厭之

也由是觀之則魯襄公為之也曰君臨臣喪不以挑刻先則吾信之矣二人執戈以前也非惡之乎曰豈謂是哉君之行固必有衛之者矣况諸臣之家乎昔者楚公子圍會諸侯于宋將升壇使兩人執戈設服離衛諸侯之大夫皆知其為君也如苟惡之而已會于宋何為惡之哉

閔習

王

安石

父母死則燔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死葬之其可明也然而更相與非之乎上民相與非之乎下蓋其習之久也則至於戕賊父母而無以為不可顧曰禁之不可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先王之道不講乎天下而不勝乎小人之設非一日之積也而小人之設其為不可不嘗若戕賊父母之易明也先王之道不嘗若禁使葬之之易行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正

觀之行其庶矣惜乎其臣有罪焉作閔習

許氏世譜

王

安石

伯陽神農之後也佐堯舜有大功賜姓曰姜其後見經者四國曰申詩所謂申伯者是也曰呂書所謂呂侯者是也曰齊曰許春秋所書齊侯許男是也周襄許男常從文侯征伐會盟竟於春秋後世無復國而子孫以其封姓然世傳有許由者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逃之箕山箕山上蓋有許由冢焉其事不見於經學者疑之或曰由亡求於世者耳雖與之天下蓋不受也故好事者以云而由與伯陽其生後先所祖同不同莫能知也漢興許氏侯者六人伯至侯益朱子侯憲嚴侯積此三侯者其始以將封而史不書其州里平恩侯廣漢博望侯舜樂成侯延壽此三侯者同產昆弟也以外戚起於宣元之世昌邑人也益孫昌嘗為丞相延壽及廣

漢第子嘉嘗為大司馬至王莽敗許氏始皆失其封云後漢會稽
有許荆者循吏也許慎者以經術顯許浚者為易林傳於世許揚
者治鳴隙陂有德於汝南之民報祭焉許靖者避地交州後入蜀
先主以為太傅與從弟劭俱善論人物劭兄屢亦知名世稱平興
淵有二龍焉慎峻楊靖皆汝南人也許褚者家於譙以忠力事魏
封侯牟鄉許慈者家南陽入蜀父子為博士司馬晉時有許孜者
東陽人也德行高察孝廉不起老於家其子曰生亦有至性焉初
許氏爵邑於周子孫播散四方有紀者猶不乏焉至昌邑始大著
間與於汝南其後祖高陽者為最盛然高陽之族不見其所始有
據者仕魏歷校尉郡守先允為鎮將軍允三子皆仕司馬晉奇司
隸校尉猛幽州刺史奇子遐侍中猛子式平原太守自允至武式
皆知名允後五世洵司馬晉嘗召官之不起洵孫珪為旌陽太守

於齊珪生勇慧齊太子家令勇慧生懋篤學以孝聞卒於梁為中
庶子懋生享為陳衛尉鄉嘗領史官次齊梁時事有子善心為之
卒業是時有許紹者善心族父也通守夷陵治有恩流戶自歸數
十萬卒有勞於唐爵安陸郡公圍師欽寂欽明其後也圍師紹少
子寬博有器幹別自封平恩侯與敬宗俱為龍朔中宰相欽寂謂
紹曹大父也萬歲中師師當契丹執以如安東使說守者降至安
東曰賊今且破城公勉守無忘忠也契丹即殺之是歲弟欽明亦
遇殺欽明為涼州都督行卒遇突厥亦執使說降靈州顧為度言
告守者所以破賊兄弟將兵一旦同以身殉邊鄙賢者榮之敬宗
者善心子也始以公開郡於高陽與其孫令伯以文稱當世天寶
之亂敬宗有孫曰遠與張巡以睢陽抗賊自以不及巡推巡為將
而親為之下久之食乏無助煮茶紙以食猶堅守賊所以不得南

向以睢陽獎其鋒也卒與俱死者皆天下豪俊義士云唐亡遠孫
儒不義朱梁自雍州入于江南終身不出焉儒生稠沉毅有信仕
江南李氏參德化主軍事稠生規好道家言不以事自恩嘗羈旅
宣歙間聞旁舍呻吟就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體
骨屬君因指橐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骨于
里并黃金置死者家大驚愧之因請獻金如亡兒言以為許君壽
規不顧竟去於是聞者滋以規為長者卒葬池州後以子故贈大
理評事生遂逃迥三子遂善事母里母勵其子輒曰汝獨不慙許
伯通乎祥符中天子有事於太山加恩群臣遂當遷讓其兄遂天
子以遂為將休堅主簿遂子俞俞字堯言名能文章大臣屢薦之
有與不合者官以故不遂嘗知興國軍大治縣縣人至今稱之俞
兩子均均為進士遂字景山嘗上書江南氏歎奇之以為崇文館

校書郎歲中拜監察御史後復上書太宗論邊事宰相趙普奇其
意以為與已合知興元府起鄴侯廢摠以利民治濃荆揚三州為
盜者逃而去其事兄如事父使妻事其長姒如事母故人無後為
嫁其女如已子有子五人恂黃州錄事參軍恢尚書虞部員外郎
怡今為太子中舍簽押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元今為江淮荆明
兩浙制置發運平泰州海陵主簿五人者咸孝友如其先人故士
大夫論孝友者歸許氏元以國子博士發運判官七年遂為其使
待制天章閣自天子大臣莫不以為材其勞烈方在史氏記余故
不論而著其家行云迥字光遠其事母如伯通之孝事其兄如景
山之為弟也慷慨有大意少嘗仕進後不復仕與其兄俱葬顏村
有子會為進士方壯時亦慨然好議天下事今為太廟齋郎臨川
王安石曰余譜許氏自據以下其譜傳始顯焉然自許男於周其

後數封而有紀之子孫多焉於是論之夫伯夷之所以佐其君治民余讀書未嘗不喟然歎思之也傳曰盛德者必百世祀若伯夷者蓋庶幾焉彼其後世忠孝之良亦使之遭時沐浴舜禹之間以盡其材而與夫夔臯罷虎之徒俱出而馳焉其孰能概之邪

讀玄

司馬光

余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揚子之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為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若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揚子所云也余亦私怪揚子不贊易而別為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蘊備矣揚子豈有以加之迺更為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揚子

宜為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奧難知以為玄者賢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於塊埤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跂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乃得觀之初則溟滓曼漉略不可入迺研精易慮弄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闕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嘆曰嗚呼揚子真大儒者邪孔子既沒學聖人之道者非揚子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况其餘乎觀玄之書昭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人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為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蒸為之母若地覆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天下之道雖有善者其幾以易此矣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未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

之言而不恃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為得已之心矣
乃知玄者所以贊易也非別為書以與易競也何歆固知之之淺
而過之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玄異揚不遵易而自為之制安在
其贊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何以玄為曰夫改者所以
為禽也網而得之與戈而得之何以異哉書者所以為道也易網
也玄戈也何害不既網而使弋者為之助乎子之求道亦膠矣且
揚子作法言所以準論語作玄所以準易子不廢法言而欲廢玄
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乎玄之於易亦然大夏將
傾一木扶之不若衆木扶之之為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辨之不若
衆書辨之之為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
以為之階也子將升天而廢其階乎先儒為玄解者多矣然揚子
為文既多訓詁指趣幽邃而玄又其難知者也故余疑先儒之解

未能盡契揚子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終且學焉

訓儉示康

司馬

光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長者加以金
銀華美之服輒羞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
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
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
素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
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
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歲風
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為群牧
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酤於市果止
於梨栗棗柿之類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瓦漆當時士大夫家皆

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
法果肴非遠方瓊異食非多品器皿非蒲按不敢會賓友常數月
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非者
蓋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
李文靖公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
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聽事誠隘為太隘公禮聽事
已寬矣參政魯公為諫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
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為清望官柰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
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為相自
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
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
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

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奉豈詿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
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
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
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德之欲君子寡
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真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
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
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
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
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仲鏤簋朱紘山
濼藻梲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鮪知其及禍及成
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
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

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後自敗者多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雜識二首

曾鞏

孫之翰言慶曆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事而以歐陽脩蔡襄及甫等為諫官欲更張庶事致太平之功仲淹等亦皆勦力自効欲報人主之知然心好同惡異不能曠然心無適莫甫嘗家居石介過之問介適何許來介言方過富公問富公何為介曰富公以滕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錢坐法杜公必欲致宗諒重法曰不然則衍不能在此范公則欲薄其罪曰不然則仲淹請去富公欲抵宗諒重法則恐違范公欲薄其罪則懼違杜公患是不知所決甫曰守道以謂如何介曰介亦竊患之甫迺嘆曰法者人主之

操柄公富公患重罪宗諒則違范公薄其罪則違杜公是不知有法也守道平生好議論自謂正直亦安得此言乎因曰甫少而好學自度必難用於世是以退為唐史記以自見而屬為諸公牽挽使備諫官亦嘗與人自謀去就而所與謀者適好進之人遂見誤在此今諸公之言如是甫復何望哉自此凡月餘不能寐慶曆之閒任時事者其後余多識之不當而知其過如之翰者則一人而已矣

廣原州蠻懷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略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捕至州皆為智高所摧陷又遣楊暉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率衆繫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青所以為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迺曰此者軍

制不立又自廣州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然恐
聞青來以謂所遣者官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
不可黨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初張
忠蔣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卒立行五
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為營衛故士卒見敵皆
望風退走而忠臨偕居方卧帳中為賊所虜揚敗余靖又所為紛
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托所與行者廼未從道鄭紆歐陽乾
曜之徒皆儉薄無賴欲有所避免要求沔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嗟
異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貴望求從青
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言乎
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
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

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
遊之士幸皆以青之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
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與以為可
用者入望固已歸之矣及行率數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
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荷鍤贏糧持
守禦之備皆有區處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立斬之以徇於是
一軍肅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每青至郵驛四面嚴
兵每門皆諸司使二人守之無一人得妄出入而求見青者無不
即時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柵青所居四面陳設弓弩皆數重所將
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嚴方青之未至諸將屢走皆以為常至是
知桂州宗儀使陳英宗朝諱知英州供備庫使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
常時青至賓州悉召陳與裨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法斬之

惟蘇緘在某所使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是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為所據乃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賊謀知不為備是夜大風雨青率衆半夜時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被謂夜半風雨時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於歸仁廟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裨將孫節中流矢死青急摩軍進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落馬軍二千人出賊後至是前後合繫賊之標牌軍為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從馬上以鐵連加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為公亮言立軍制各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鮮當騎兵皆如其所料青坐堂戶上以論數千里之外辭約而慮明雖古之名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武人崛起者乎方慶曆中高懷敏每季元昊戰於廣川懷敏敗

死而諸校與士卒既敗多竄山谷問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許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青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行云翰林學士蔡襄亦言聞於青者如此

天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天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雜著

告友

記客言

臨淄尉考詞

汜水縣尉第一考詞

濟源縣主簿呂師民考詞

錄事參軍考詞

道旁父老言

自訟

東坡酒經

述醫

王

王

黃

傳

傳

傳

王

劉

蘇

龔

向

向

庶

堯俞

堯俞

堯俞

令

怒

軾

鼎



吊鍾文

責沈文貽知默姪

秦

觀

告交

陳

王面

古之言天下達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五者義廢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也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繇也君之於臣也父之於子也夫之於婦也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皆受其難彼其名而終身不可辭也故其為上者不敢不誨為下者不敢不諫世治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立剛有不

若其亦無害於衆焉耳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群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於義者可至焉不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別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壹為達道也聖人既沒而其義益廢於今則亡矣夫人有四支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為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乎

記容言

王

向

客有語西師者道劉平石元孫敗時事初起鄜延兵十萬人吐谷坂欲與賊遇乃戰戰時昏矣賊多解馬休勁兵驅老弱對敵士卒得利人人出死力與戰投夜且息更三起關會明老弱略盡士卒爭獲過當悉已疲番軍始徐諛起士揭新旗乘高處乎漢兵來鬪

軍士氣失金鼓皆不敢鳴賊稍以馬馳略陣上調呼射軍中軍人
多死此時特劉石軍也前此分萬餘人屬監軍黃德和使比西坡
且以張嚮背為游聲動賊幾得相應援去事已急念引去賊必乘
之恐逼險不利不如合軍決死幸有所完兩將方義未熟都監郭
應起曰太尉決出此謀應願得善馬走德和軍招與俱來語未已
乎接之曰始議固在合人呼軍吏出騎士百人從去應曰得百人
不足為護徒自露耳彼知吾呼旁軍必出馬遮去路矣不如獨去
便平曰獨去審易即有儉欲誰倚邪應曰借令獲發得有人何可
倚者請立表候日投午不來應死也太尉毋相遲乃下令軍中皆
完陣自固敢妄發一箭入敵師斬應徙軍背出行十里許至德和
軍軍聞應來白開壁欲內德和不肯促開壁使卒將隔壁門問曰
聞太尉已戰舍人宜身在行陣反西來欲西背與賊邪應收馬立

陣外呼卒將前與語傳太尉令如此如此卒將還白之德和愕曰
審如舍人語取符驗來應曰應為軍都監得親與議使應來止為
信耳安須符太尉分軍時有符約邪曰無雖然吾專一軍未敢驚
重其輕去就必得一事可按乃去應辭索度德和畏避本不在符
曰執應縛軍中見太尉一言不如今死此可不疑德和固怯聞敵
大殊不敢去應連促數數度無以拒詆應曰天子取舍人勇當為
夫欲以備敵破堅使也顧乃受一騎任使欲避兵自完如何軍歸
必以奏促先自去報太尉比軍隨至矣第戰無留待也應不敢止
復馳還白德和語平等信以為德和審來即鼓起士戰連三北德
和軍竟不來應獨出入行間軍稍却即覆馬以殿持大鐵稍橫突
之所當盡死呼入敵軍軍不敢視我師將整而止最後軍北時賊
使人持大索立高處迎應下馬下輒為應所斷終不能得應因縱

應深入鼓其旁曰急追漢兵留十餘弩連射應馬馬死步下行殺
數人欲歸軍取馬軍已亂不得入乃脫身亡去士卒死者什八兩
大尉失軍不還邊大警承受者馳二十驛比三晝夜至京師以聞
已而賊遂收去敗兵散亡十餘日稍稍出邊旁諸郡負傷被創不
及四萬獨德和一軍完天子使吏治德和以法死天子思平等失
援不救人人力死哀之下詔曰邊鄙有事卿大夫為朕率身戎行
朕以不明信任失職使中人監軍卒敗邊事朕唯一二將師失身
鼓鼙終無慰朕西顧測測之念其贈將佐已下官七遷若子若孫
聽以父兄任為石職云郭應之亡也走東京伏大崖下士卒十餘
輩與俱各解甲吮復使一人下崖取雪手掬食之息樹旁良久望
見敗馬行自取之棄士卒馳去促後卒皆呼曰合人捨我徒邪應
愈促馬顧謂趨還州來應及環州自以失主將疑未敢見既而聞

黃德和斬已從坐死者封遂匿山中而時時出部落乞食而子第
緣應故多得官任邊事王氏曰吾久聞郭應死客獨引延州卒言
質之以語人入固不謂信然石元孫敗特而固已傳死前年賊歸
元孫而元孫竟不死應其可知邪

臨淄尉考詞

黃 燕

尉能捕盜使盜知不可免而不敢為盜亦去盜之一端也山東大
約號多盜今臨淄獻一歲之狀視他縣者纔幾人而已前件官為
尉蓋有助云

汜水縣尉第一考詞

傅 堯俞

夫尉職捕盜而賞罰最著唯用得夫多少為差汜水縣前山溪而
大河橫其後舊多雜理為茲今周歲無盜非畏尉而不為乎顧不
賢于得盜多者哉雖賞不及尚宜優其謀等可考中上

傳 堯俞

古者三載考績今則歲第之非責吏事嚴切謹密者哉前件官兩會其課有勞無疵亦可謂勤吏矣可考中中

錄事參軍考詞

傳 堯俞

紀綱掾地名石曹職典諸事竊比他局宜須得人前件官檢身廉平臨吏精敏載第其課衆謂為能固當少褒且勸不飭可考中中

道旁父老言

王 令

道旁父老髯而墨齋天甚寒衣破上而露下王予過而嗟之父老曰小子何為嗟荅曰翁老矣衣食不足以勝寒飢筋力已疲不肖竊有志者故敢嗟父曰子來前吾語爾夫畜牛者求芻食犬者懷誼然則尸之者宜若然耶且不知吾輩又尸之誰也無乃亦宜馬牛其思歟荅曰太平之世明天子在上四民各獲其利衣食所不

及者游惰之民爾雖然翁胡為至是父曰天時連凶有田不足以償租賦子孫散去不能見保然則為老人者尚有罪邪謝之曰翁無多怨歲饑爾柰之何父怒曰飢何罪邪授人之羊匪牧是思十羊其來九皮而歸曰羊病死奚牧之非然則可乎小子未可與語也又何志之有邪投其杖而去追而謝之不復應

自訟

劉 恕

平生有二十失佻易下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倫勝已疾惡太其不郵怨怒事上方簡御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人不郵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崖減否品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違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已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而言深戲譁不知止任性不避既論議多譏刺臨事無機械行已

無規矩人不忤已而隨眾毀譽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
義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闊論
劇談而不辨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
而好異議不畏疆禦而無勇不貪權相而好躁儉嗇而徒費欲速
而逞鉅閹識而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易樂而
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為人所欺事往未
嘗不悔它日復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東坡酒經

蘇軾

南方之氓以糯與秬雜以丹藥而為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穉然
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麵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蒸之使十
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情者也米五斗以為率而
五分之為三斗者一為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

而止尚有五升之麴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
澤以少水取足以散餅而勻停也釀者必壅按而井泓之三日而
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也三投而後平也
九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為權衡也既溢之三
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
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
日乃籊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籊半日取所謂麴者為粥
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麵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攪而再
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為四斗又五
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籊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
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
成也

周官載醫掌養萬民之疾病蓋凡受疾者舉可治也唯久之不治遂革以死未見其有始疾而不可治者也巴楚之地俗信巫鬼實自古而然當五氣相沴或致厲疫之苦率以謂天時被是疾非醫藥所能攻故請禱鬼神無少暇雞豚鴨羊之薦唯恐不豐迨其不能則莫不自咎事鬼神之未至或幸而愈乃曰由禱之勤也薦之數也不然烏能與天時抗乎又有治之不早其疾氣之毒日相薰灼一家之人皆至乎病故雖親友之厚百步之外不敢望其門廡以至得病之家懼相遷染子畏其父婦避其夫若富財之人尚得一巫覡守之其窮賈者獨懼目呻吟一室而已如是則不特絕醫藥之饋其飲食之給蓋亦闔如是以死者未嘗不十八九而民終不悞余嘗訪於人其患非它繇覲師之勝醫師耳嗚呼覲者豈能

必勝諸醫哉其所勝之哉蓋世俗之人易以邪惑也夫疾病干諸內鬼神冥諸外良藥所以治內也今不務除疾於內而專求外福之來及其甚也其存郵訊問之宜不復相通不其謬與夫稼茂田疇為螟或所害唯能悉除螟或則稼之秀可實也家蓄高貨而盜入其門主人操刃持挺或殺或捕則背之厚可全也人之身亦然胃陰陽之氣輒遇厲疫當得醫者察聲視色按脉授藥使離諸腹心肝膈然後其體可平若不醫之用曷異不除螟或而望稼穡之實不驅盜賊而求家貲之全決不可得矧惟國家重醫藥之書最為事要先朝編輯名方頒布天下郡國其間述時疫之狀實為鐵悉及慶曆中范文正公建言俾自京師以逮四方學醫之人皆聚而講習以精其術其黜庸謬救生靈倬然為治道之助而世俗罔識朝廷仁愛之意如此而徒惑邪誕而天性命愚實憫之今已戒

醫博士日與醫之徒考神農子儀扁鵲秦和之術一會於岐伯俞
附之道以正絀邪以誠消妄使可治之疾不終害人亦濟民之一
事也而慮巴賈之俗尚安故態不知醫効之神倍禱淫祀之鬼故
刻詞以告嘉祐四年七月二十日述

吊罇鍾文

秦觀

嘉魚縣傍湖中比歲大旱水皆就涸而夜常有光怪赫然屬天鄉
人相與誌其處而掘之得古罇鍾焉其形有兩藥如合兩瓦面左
右九乳總三十六于鼓鉦舞鏞衡旋幹之類考之不與合者無幾
縣令施君識其實謀獻之太常永果乃輸武昌庫中會其守解秩
佐攝事見而惡之曰郡得背時器畜之不祥也亟命投於兵器之
冶嗚呼物之不幸有如是邪昔九江吏盜忠肅之碑材實其所述
歐陽詹聞而吊之以詞予悲夫罇鍾鼓樂之器先王所以被功德

而和人神審音之士至有振車鐸於空地而求之者非若九江碑
材因人而貴也而辱於泥塗無所自効遇其非鑿以觸廢毀好古
之士焉得默默而已乎乃作文以吊之詞曰嗚呼衆方之生謬形
殊器更首迭尾雌雄相廢朝為羨姬夕為焦萃或奇偶之相續或
九升而一躋清餓和黜刑王眇貴生犢失明得駿折髀洞所遇之
參差莽循還於一氣傳曰黃鍾毀棄瓦缶雷鳴余始以為不然今
乃信之矣嗚呼罇鍾何世所為質不呈剛形不露奇協律中度渾
如天資掩抑雖久不見瑕疵爰有兩藥三十六乳厥音琅然小大
隨邛曷所挺之環偉而偶沉於幽陋辱泥塗之污漫厭鱗鬣之腥
臭嗟筍簋之一辭遽月弘之幾穀幸陽愆而水涸天日怳其腹觀
謂庭賁之是充獲効鳴於金奏何夜光之暗投卒按劍而莫售嗚
呼赤刀大訓天球河圖奏璽漢劍趙璧隋珠捷為之磬汾陽之鼎

曲阜之履大澤之孤歷世相傳以華國都下至威斗錯刀羯鼓之
捲破鏡缺符遺簪墮珥信無益於經綸猶見收於好事是鍾也郊
廟所薦樂之紀綱統和元氣舞獸儀鳳令大河而更清使左角其
不芒變化風俗返乎羲皇而乃廢於深淵出而遇毀殆藻盤之不
如矧牛鐸之敢企此義夫志士所為疾心而切齒也然余聞之陰
精之純燥氣之齋雖從火革其質不變一晦一明昔者既然憤而
復起可無畢乎嗚呼鍾乎今焉在乎豈復為激宮流羽以嗣其故
乎將平化而遷改服易制以周於用乎豈為錢為鑄為銍為釜以
供耕稼之職將為鼎彝以効烹飪之功乎豈為浮圖老子之像巍
然瞻仰於緇素乎豈為麟趾裹蹄之形翕然玩於邦國乎豈為于
越之劍氣如虹電掃除妖氛於指顧之間乎將為百鍊之鑑湛如
止水別妍醜於高堂之上乎新故相代未始云畢紛然殊途必有

一出決不泯沒草亡木卒嗚呼鐃鍾又將奚卹

賁沈文貼知默姪

陳 瑾

適越而北轅越不可至徒越人而置於齊里則越語可易而為齊
然則氣質一定而不能自易其習者非以其不學歟氣質之用狹
道學之力大習其所自習者未嘗察也天氣而地質無物不然人
藐乎其間亦一物耳物與物奚以相遠或括或愚不繫其習乎思
誠之道莫先於學之務學之要在於求師顏子之不遷不貳於孔
子晞顏之人將孰師焉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子路不對夫葉公有
知人之明有謀國之忠愛而得民慎微而憂遠其事皆有可指其
遺語之記於緇衣者亦可觀焉楚國之賢誰出其右子路子路非慢賢
者也魯有仲尼而彼不知焉則於其於也何足對哉陳良楚產也
而能使北方之學者莫或先之故孟子以良為豪傑之士為其能

悅周公孔子之道而已不知仲尼則雖賢如子高亦孔門之所不
對也為士而稽古者可不鑑哉予元豐乙丑夏為禮部貢院點檢
官適與校書郎范公醇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
有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
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有九矣自是以來常以寡陋
自愧得其傳者如楊中立先生亦未之識也崇寧之初兄孫漸就
學其門時予在合浦始獲通問予之內訟改過賴其一言漸於是
時亦以所聞警予之繆予始忽其言久而後知其為藥石也今漸
來天台考其學益進聞其言益可喜陶染薰鑄有自來矣舉脩步
南溟溟觀洪濶於北壑此可遠之基也始之不謀何以得此古之
善學者心遠而莫禦然後氣融而無間物格而不二然後養熟而
道疑山上有木其進也漸合抱之幹豈一朝一夕之所可俟哉人

之慮在不立其基基立而不勉亦何以愈於彼乎物之終始可不
嚴哉始識而終成同乎一默非言語所能究也予以多言取禍尚
未誅殛戴恩自幸不知歲月之久而生死之有二也既老且病手
痺目昏簡編筆硯殆將捐棄今於漸之行不能忘言作責沈以貽
之喜漸之能謀其始而篤之使有成也政和三年八月九日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對問

應責

答客問

諭客

反求齋對

移文

三山移文

跋奚移文

連珠

連珠二首

連珠一首

柳開

尹源

劉敞

謝逸

宋白

黃庭堅

徐鉉

晏殊

連珠一首

宋庠

連珠一首

劉攽

應責

柳開

或責曰子處今之世好古文與古人之道其不思乎苟思之則子胡能食乎粟衣乎帛安于衆哉衆人所鄙賤之子猶貴尚之孰從子之化也忽焉將見子窮餓而死矣柳子應之曰於乎天生德于聖賢異代而同出其出之也豈以及汲于富貴祿豐於己之身也將以區區於仁義公行于古之道也已身之不足道之足何慮乎不足道之不足身之足則孰與足今之世與古之世同矣今之人與古之人亦同矣古之教民以道德仁義今之教亦以道德仁義昇今與古胡有異哉古之教民者得其位則以言化之是得其言也衆從之矣不得其位則以書于後傳授其人俾知聖人之道

易行尊君敬長孝乎父慈乎子大哉斯道也非吾一人之私者也天下之至公者也是吾行之豈有過哉且吾今栖栖草野位不及身將已言化于人胡後于吾矣故吾有書自廣亦將以傳授於人也子貴我以好古文子之言何謂為古文古文者非在辭澁言古使人難讀誦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也子不能味吾書取吾意今而視之今而誦之不以古道觀吾心不以古道觀吾志吾文無過矣吾若從世之文也安可聖教于民哉亦自愧于心矣欲行古人之道反類今人之文譬乎游于海者棄之以驥可乎哉苟不可則吾從於古文吾以此道化於民若鳴金石于宮中衆且曰絲竹之音也則以金石而聽之矣食乎粟衣乎帛何不能於衆哉苟不從於吾非吾不幸也是衆人之不幸也吾非以衆人之不幸易我之幸乎縱吾窮餓而

死死則死矣吾之道豈能窮餓而死之哉吾之道孔子孟軻楊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子不思其言而妄責于我責于我也即可矣責于吾之文吾之道也即子為我罪人乎

答客問

尹源

客謂予曰敢問人臣不忠孰為大曰無過為大客曰過之為言失中之謂也為臣有是則停於事而害於治君子善於無過而子以為不忠惑矣曰余所謂無過者非果能無過衆人不以為過無跡可攻也何則自古人臣為不忠者未有不外示畏謹循法度而能固其寵久其權以遂其邪者內則為宰相為卿大夫不敢主天下事與進退賢不肖曰吾知循故事爾專則罪也外則為郡為邑以至廉察一道視政之弊不敢革視民之疾不敢去曰吾知奉法爾

違迺辟也若此者不惟時君以後無過天下之人亦以為無過苟終不能辨之使內外相濟以成其俗則國日削民日弊以至大亂而莫之禦謂之忠可乎忠臣則不然一心公乎天下不以身之安危易其守其行事也或犯上之忌或冒下之謗若此者不惟時君以為過天下之人亦以為過矣苟能辨之使得行其道則國享其利民被其賜謂之不忠可乎故忠臣本於愛君奸臣本於愛身未有愛君而先其身愛身而先其君者客曰如子之說仲山甫明哲保身萬石君霍光忠謹無過皆不忠乎曰若數子皆純乎其中非求無過之名以為已利故忠臣之過小而必形奸臣之過大而不章世人徒見其形者以為過也孔光張禹所以危漢宗林甫所以禍唐室曰然則人君何以辨之曰捨其迹而責其心術斯得矣

諭客

劉敞

寶元康定之聞元昊畔詔書求材謀之士於是言事自薦者甚衆
輒下近臣問狀高者除邵從事其次補掾史且數百人時予方游
吳中客有相哀者作諭客客謂公是先生曰蓋聞賢者不遺利智
者不失時因形推勢以事為機是以功勳迹於竹帛盛德載於黎
庶歷百世而不衰掩衆人以獨驚此所謂豪傑之士也而先生亦
有意於此乎先生曰何以教之客曰今西兵距境崑崙道絕主上
不怡邊有宿申旃裘之貢不入鍾鼓之娛不勸者于今三年矣是
以下求賢之詔開自薦之路總孽竒俊兼德天下恩函於人心義
激於肺腑故令下之日坐者泣沾襟卧者涕交頤咸欲奮必死之
力蹈難測之機忘山川之苦薄戰伐之危請長纓以繫頸輸家財
以濟師拜章者交乎公車獻策者滿乎北闕起徒步以析爵由一
言以改列此亦遭遇之時變化之契勇辨之辰敵國之勢攘直所

以權軍而西出蘇秦所以掉舌而東逝也今先生乃悄乎如不知
貌乎如不聞名與智寂迹與世淪懷書滿腹不如衆人意者暗於
事勢而然乎且夫道期於用不必全繁功期於成不必無辱是以
伊尹負鼎伍負鼓腹百里食牛包胥慟哭乘時因勢大直細曲崇
如丘山炳若執燭今先生乃獨習無用之言守難行之事遺棄諸
子專愚六藝井田雖通不可以厚財賦之入鄉飲雖講不可以助
軍旅之急羽舞雖文不可以代干戰之執麻冕雖純不可以更甲
冑之襲睢盱拳曲空言少實不可圖進取之益則何不卑論儕俗
夜寢夙興馳騁乎孫吳之場揣摩乎蘇張之營舌如電流功如雷
行威名並建家國兩榮乃反侈陋巷之處甘藜藿之食目無韶曼
耳絕金石抱甕而汲不知用力行身若此老且奚益先生曰吁客
何貌之壯而語之少何願之大而智之小信難以議道矣雖然不

可以不陳也昔者軒有版泉之師堯有丹浦之征舜有三苗之誅
啓有扈氏之兵成湯造攻於牧宮文王收績於崇城當此之時覆
載侔於天地文明比於日月休恩滌於時雨厲威聚於霜雪跂行
喙息罔有不服然且干戈未盡戢弓矢未盡閉小至俘馘大至流
血巍巍之功不為之差滅赫赫之號不為之滅裂適足以增其徽
名廣其休烈而已客以謂有損於盛德邪夫狂童鴟張天奪其魄
跳踉顛蹙假命頃刻親戚不輔鬼神所殛狗吠其主鼠竊疆場此
亦蚩尤三苗何以異哉然而將帥之臣關於詩禮介冑之卒奮於
驅兇賞未及懸刑未及峻而天下之民億兆之衆固已集矣於是
乎虎賁鷹眦龍行雲起譬若絕千石之弩决垂潰之疽引洪河之
流沃殆滅之燬曾不核息而可見又何足煩天下之學士主上所
以乾乾夕惕勞於求賢通自進之路開博訪之門者恐伯高傳說

之流藏於岩野伊尹六師之品逸於屠釣又所以明謙讓之義恭
聽卑之操使非常之業與士大夫共有也此乃三王所不及五帝
所難行愚陋之人豈能昭見其情哉昔燕欲駿馬乃市朽骨而千
里之駒果至越欲勇士乃揖怒哇而百夫之勇來萃主上亦欲致
特達之人是以狂狷者無所拂排觸者無所忌高爵重祿或富或
貴鑑洞乎神明量配乎天地豈以為小醜之未夷群兇之尚恣哉
且夫東漸島夷南及交趾西奄孤竹北越鑿齒受令朝朔齊一車
軌雷動風行方百萬里觀數郡之地元昊之衆曾不若墨子之著
面蟻之循穴而欲以敵國論之固失類矣且客獨不聞宋受命之
說乎昔者唐失其御海水橫溢寰宇之內分為六七不貢不朝靡
所統一於是蠢虺之氓困於戈鋌積尸為山流血成川糜潰屠剥
者蓋五十餘年上帝眷之乃命 太祖受禪啓國方行千里猶有

殘孽弗率弗祀 太宗平之 真宗成之至於制作之道或未
遑然亦開籍田封泰山禮河汾考百王 皇上率循聖武靡有遺
軼而勝殘去殺適底今日是以往者申訪古樂緒正郊配六定六
籍謹敕元會欲以就一王之法成必世之期使後嗣遵其矩太常
肆其儀參於六經表於萬年澤漏於重溟功陵乎上天還成康之
俗儷興謨之篇包弓偃革無得踰焉此學者所以踴躍而鄙儒所
以拳拳也何以蘇張於平世孫吳於異類終無益於王道空自絕
於聖治客徒笑我暗於事機我亦悲客躁於富貴而不知制作之
義也言未畢客竦而謝曰荒野之人溺於所聞先生幸教之謹受
令矣

反求齋對

謝逸

李子作齋於聽事之北求名於余其名曰反求李子請曰願聞反
求之義對曰子不聞楚國之盜者乎楚之盜曰支貢者行若無迹
語若無息踰垣若鳥穴土若鼠居於楚國人無夜不亡其物焉國
人心知其貢也而執之無狀每亡物必罵曰是必貢也其如不可
執何居一日貢語其隣之子曰楚之盜不為寡矣每亡物必充貢
者也何鄰之子曰子無怒國人充已也子能為盜故亡物者必充
子子而不為盜其誰充子哉貢曰是不難也吾且闔戶不出矣儻
夜有亡物者亦將以充貢可乎是夜楚人徹衛釋禁而國中無犬
吠之驚君子曰人不可不反求諸已也仁所以愛人者也愛人不
親則反諸已曰仁未至也智所以治人者也治人不治則反諸已
曰智未至也敬所以禮人者也禮人不答則反諸已曰敬未至也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而唯人之責則與楚之盜日攘其物而
怒人之尤已也何異哉反求之義其在斯乎李子憮然為問曰命

之矣李子名紱字明服余表弟也又從余故告之次名齋之義使歸而書諸壁焉

移文

三山移文

宋 白

三山之英十洲之靈排煙拂霧勒移山鹿夫以逍遙玄俗之安縹緲飛仙之狀控白鶴於雲末驂青鸞於天上吾方知之矣若其冥冥帝先杳杳象外厭浮世而龍攄曳天倪而蟬蛻聆白雪於大虛挹流霞於上界因亦有為豈其侈靡輕浮猖狂迅速習夏癸之奢用商辛之酷將大道以為戲勦萬民而逞欲何其謬哉嗚呼龍馭不存鼎湖長往萬古千秋英靈所嚮世有察皇爰及漢帝既崇登高益驕益熾然而貌學希夷情忘橐籥竊祀神山濫封東嶽汗吾真風輕吾上策維萬志於仙材竟無心於天爵其始至也將拍

涯挹浮丘捐百揆棄諸侯雁梁架日氣劔凌秋或思玉皇可接或億金僊共遊廢元元以不怡仰蒼蒼而是求燕昭何足比子晉不能傳及其妄說斯行貪誠彌勇智刃揮霍靈臺飛動乃閱意海隅窮奢世止汎樓船而濟重溟建祈年而侔大壯蘭橈馥其天風桂棟凌乎辰象望仙闕而何極顧人寰而如喪至其儼霞冠垂珠綬覆風文之鳥列蛟龍之繡焚百和於筵上輝九華於坐右羽旆爭聳瑤壇競開丹臺紫府在何處白鳳青鸞猶未來大寶非貴三清是屬恥萬機之瑣胥隘六合之局促將紀號於真圖任銷聲於帝籙希風七十君委政三十轂使我徒費步虛嘗輕舉徐福不歸安期誰侶文成五利並虛詞太一上元徙延仍至於栢梁火燼承露飄零甲帳空兮暮煙怨羽人去兮秋風驚昔求長生躋壽域今見委骨在窮塵是知碧海汪洋瀛洲浩渺方文爭奇蓬萊竦峭慨沙

丘之云云悲茂陵而誰弔故其露滲長寒風啼自咽秋草凄涼春
花愁絕嗟羅綺之皆空歎池臺之已滅且夫奄有神器化育群生
將天地以合德與日月而齊明豈可使鳳衰寂寥龍圖銷毀帝道
荒蕪天潢泥滓遊心於劫路教臣民而以詭宜高玉洞掩天闕揚
大霧湧驚湍隔袂風於海上杜妄魄於雲端於是鎮波如山怒雲
寡色片三主之訛謬警後王之道德請為治世君無俟賈天客

跋奚移文

黃庭堅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為置婢無所得廼得跛突蹒跚離疏不利走
趨穎出屋檐足達戶樞三嫗挽不來兩嫗推不去主人不悅厨人
罵怒黃子笑之曰堯牽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在
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露降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指搗故曰
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以馬司書漏

者不以雞準繩規矩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
寸有所罅子不通之則履不可運土簣不可當履坐而睨之小大
俱廢子如通之則瞽者之耳聾者之目絕利一源收功十百事固
有精於一則盡善徧用智則無功有所不能乃有所大能焉呼跛
奚來前吾為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乎能與群狙賦芋乎能與
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兔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聞門之內
固無所事此今特詔若可為者汝無狀於行當任坐作不得頑癡
自令謹飭晨入庖舍滌鑪淪盆料簡蔬茹留精黜犒齋肉法欲方
膾魚法欲長起漉如截肪煮餅深注湯和糜勿投醯醢曰晚用薑
葱深不欲焦旋殖不欲黃飯不欲著牙楊盆勿駐沙進火守炷水
沃沸鼎斟酌薤芼生熟必告媿盥臨食爬垢撩髮染指地杓最嚴
懷骨事無小大盡當關白食了滌器三正三反拭蠲繁寢匙覆

梳陶瓦絲素視在謹數兄弟為行牡牝相當日中寧間浣衣漱襦
器穢器淨謹循其初素衣當白染衣增色梳櫛為黃紅螺蚌光按
藍杵草茅菟橐皂漿胰粉白無不媚好燥濕屢亭耐帖垣平來往
之役資它使令牛羊下來喚雞棲桀撐拒門閑護草竊飲飯猶
大堙塞鼠穴凡鳥攫肉猫觸鼎犬舐鎗鼠窺甌皆汝之罪也春蠶
三目升族自裹七書七夜無得停火紵麻藤葛蕉任締綌錫踈手
作無有停時紛緝偷工夫一日得半工一纓亦有餘暑時蘊蒸扇
涼密水薰艾出蚊水盤夫蠅果生守樹果熟守管執弓懷彈驅嚇
飛鳥無得吮嘗日使殘火姆姬罵譏虐痢泄嘔天寒置籠衣食畢
烘搔庠抑痛灸手攔凍無事倚牆鞵履可作堂上叫呼傳聲代諾
截長續短鳧鶴皆憂持勤補拙與巧者儔凡前之為汝能之不跛
吳對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為雖勞何咎黃子曰若是則

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然無不意滿

連珠

連珠二首

徐鉉

道不可以權行終則道喪情不可以苟合義則情踈是以兵諫愛
君君安而忠敬已失同舟濟險險夷而取授自殊 運不常偶體
道者無憂時不常來抱器者無滯是以霜露既降祖來不易其真
弓矢載渠董澤不踰其利

連珠一首

晏殊

時平德合秉均者續隱於幾先運極道消享位者譽隆於事外是
以房杜之恩勤莫二無迹可尋郭裴之退默居多其名益大郭裴

也晉公

連珠一首

宋庠

山有樛梓之材居山芟草而舍田有未耒之實力田者半菽而飽
既有驥騮之乘掌旣者羸股而步此所謂役於物者智不建乎物
也無木者有華榱之蔭無田者有嘉穀之享旣者有上駟之御此
所謂役物者智包乎物也故君子逸於用德小人勞於用力
連珠一首 劉放

蓋聞詭道取勝得少暫用懷惡致討未有能克是故以禁作禁可
容於微卒用燕伐燕不足以相服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琴操

懷歸操

劉敞

醉翁操

蘇軾

於忽操

王令

畫操

林希

上梁文

開封府上梁文

楊億

英德殿上梁文

王安石

披雲樓上梁文

陳履常

書判

辛捕罪人丁過而不救辭云家有急事救療

丙越度官府垣離官司罪之辭云隨甲而往

余靖

丙為左僕射門立祭戟其子封國公復請立戟儀曹不許

余靖

乙夜居於外丙往弔之或責其非

余靖

乙為政請應都城譏其無備辭云都城不過百雉

余靖

丁去官而受舊屬饋與或告其違法訖云家口已離本任

余靖

甲為縣令士乙與其故人丙醉毆乙乙詣縣訟丙令問曰

傷乎曰無傷也相識乎曰故人三十年矣嘗相失乎曰未也何為而毆汝乎曰醉也解之使去有司劾甲故出丙罪甲曰聞不至傷勅許在村了奪耆長則可縣令顧不可乎

王回

甲為出妻已告其在家嘗出不遜語指斥乘輿有司言雖出妻而所告者未出時事也或疑薄君臣之禮隆夫婦之恩律不應經

王回

琴操

懷歸操

劉敞

蟋蟀在堂歲云除今我不樂鬱以紆豈不懷歸畏簡書蟋蟀在堂

歲云逝今我不樂濡以滯豈不懷歸友朋畏

醉翁操

蘇軾

琅邪幽谷山水奇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喜之把酒臨聽輒欣然忘歸既去十餘年而好奇之士沈遵聞之往遊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節奏疎實而首指華暢知琴者以為絕倫然有其聲而無其辭翁雖為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詞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詞以製曲雖粗合均度而琴聲為詞所繩約非天成也後三十餘年翁既捐館舍而遵亦沒久矣有廬山玉澗道人崔閑特妙於琴恨此曲之無詞乃譜其聲而請於東坡居士以補之云琅然清園誰彈響應空山無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此聲醉翁嘯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顛水有時而回困思翁無

歲年翁今為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

於忽操

王令

劉表見龐公將起之而公不願也表曰然則何謂公曰我可歌乎既歌命弟子絃之凡三操

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離婁之精夜何有於明瞽曠之耳聾

者亦有耳一本作塞東王良之手兮後車載之前行險以既覆兮

後逐逐其猶來雖目吟而心駭兮顧其能之安施委墨繩以聽入

兮雖班輸亦奚以為

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掾橛棟榱之累重顧柱小之奈何方

風雨之晦陰行者艱而莫休居者坐以笑歌不知壓之忽然兮其

誰安何

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謂雞斯飛誰得之吾方飢而羈謂豕

斯突何取於縛是皆以食而得之吾方飢而後飽噫難兮豕兮死以是兮

畫操 孟子去齊舍於畫作

林 希

彼滔滔之天下余孰從而與歸來何其然兮其去何為吾行或使兮止或居之母嗟吾行兮於此遲遲棄其量黼兮備撮安施鈞石則委兮亦何用於銖黍顧瞻咨嗟兮人曷余疑嗚呼余歸兮已而已而

上梁文

開封府上梁文

楊 億

受三靈之眷命開百世之丕基居中土以制四方坐明堂而朝萬國上觀文象設路寢而闕應門下鑒黃圖定神州而分赤縣玉帛駿奔而荐至舟車輻湊以交馳居民最處於浩穰寰宇共瞻於表

式 法天崇道皇帝陛下道光上聖仁洽普天性堯舜之聰明體禹湯之勤儉垂衣裳而布政懸法象以授人肝食視朝但精求於理本臨軒遣使常散採於民誼物情而煦育如春王道而坦平若砥故得五兵不試邊陲無金革之聲四序由康隴畝起倉箱之詠敷傳反朴黎民盡致於可封獻賚踰琛異域曾無於後至混車書而一統頒正朔於四夷十年遠過於成周拓土更逾於疆漢乃眷京畿之千里旁連魏闕之九重包括諸華儀刑列郡疆里既推於廣斥閭閻最號於便蕃豈惟狹少之場所謂帝王之宅爰求控壓實在元良皇太子道契黃離位隆蒼震問安視膳素彰周寢之勤主鬯承祧爰踐漢儲之貴自春宮而育德鎮天邑以分憂誕揚慈惠之風廣布神明之政綠林屏息絕吠犬以堪驚玉燭均調無喘牛而可問於是決斷簿書之暇經營土木之功廣棟宇之新規集

班輸之絕藝揮斤者成市荷錘者如雲度 柎祀梓之材召丹腹
巧墁之匠百堵皆作不日而成梁橫蟠竦以蜿蜒瓦疊鴛鴦而迤
邐而皇有煒廳事斯嚴廊回合以四周庭清虛而中敞制度迭彰
於壯麗形容備極於巍我足以明東朝副貳之尊表南府鎮臨之
盛况即偉今茲吉日將畢奇功爰自拋梁式申犒勞散金錢而滿
地堆餅餌以如山卮酒瓊肴盈樽滿案極量而飲應不羨於單醪
實腹而食固如填於巨壑既醉以飽式舞且歌同承渙汗之恩共
樂昇平之化

拋梁東三韓百濟慕華風毛卓遠涉浮天浪歡呼鼓舞未央宮
拋梁西雪嶺金河路不迷萬里玉關皆我土葡萄苜蓿遍高低
拋梁南跼鷲浪泊聖恩覃大貝明珠盈帑藏崔嵬銅柱拂煙嵐
拋梁北匈奴逃遁空沙磧茫茫絕漢胡無人待上陰山重刻石

拋梁上非煙瀨氣何蕭爽歷歷天邊種白榆亭亭雲際栽仙掌
拋梁下萬井繁華堪大詫家家樓閣倚晴空處處絃歌樂皇化
伏願拋梁已後風調雨順時和年豐聖壽靈長與大椿而難老邦
家鞏固將磐石以無窮少海長流於厚載前星永耀於玄穹濟濟
宮庭之僚屬森森天府之賓從盡預商山之羽翼咸依儉幕之美
馨將吏奔趨而有幸軍民撫育以皆同悉傾心而奉上並竭節以
向公路絕寇攘夜尹而從茲不閉人無爭訟國雍而自此常空百
姓咸躋於壽域八方悉被於仁風然後 我皇帝之千秋萬歲長
端拱於居中

英宗殿上梁文

王 安石

天都左界帝室中經誕惟僊聖之祠夙有神靈之宅嗣開宏禁追
奉辟容方將廣肆孝於無窮豈特尚漢儀之有舊 先皇帝道該

五泰德貫三儀文擗雲漢之章武布風霆之號華夏歸仁而砥屬
蠻夷馳義以駿奔清蹕甫傳靈輿忽徃超然姑射山無一物之疵
邈矣壽丘臺有萬人之畏已葬鼎湖之弓劍將游高廟之衣冠
今皇帝孝奉神明恩濇動植纂禹之服期成萬世之功見堯於葵
未改三年之政乃眷熏脩之吉壤載營館御之新宮考協前彝述
追先志孝嚴列峙寢門可象於平居廣拓旁開輦路故存於陳迹
官師肅給斤築隆施揆吉日以庀徒舉脩梁而考室政申善頌以
相歡謔

兕郎偉拋梁東聖主迎陽坐禁中明似九天昇曉日恩如萬國轉
春風

兕郎偉拋梁西瀚海并銷太白低玉母玉環方自執大宛金馬不
須齋

兕郎偉拋梁南丙地星高每歲占千障心厥燁聞嶺徼萬艘輸賚引

江潭

兕郎偉拋梁北邊頭自此無鳴鏑即看呼韓滑上朝休誇竇憲燕
然勒

兕郎偉拋梁上彷彿神遊今可想風馬雲車世世來金輿玉笋年
年往

兕郎偉拋梁下萬靈隕祉扶宗社天垂嘉種已豐年地產珍符方
極化

伏願上梁之後聖躬樂豫寶命靈長松茂獻兩宮之壽椒繁占六
寢之祥宗室蕃維之彥朝廷表幹之良家傳慶譽代襲龍光有一
心而顯相保饋祝之無疆

披雲樓上梁文

陳

履常

夙夜在公必有燕休之地上下同樂孰知興作之勤惟此東州稱
為輔郡遺澤未息猶有陶震之風王化既成更同齊魯之俗河山
千里袍鼓不鳴閭巷百年豪傑間出地滋墾闢歲嗣豐穰里無愁
歎之聲吏絕追呼之擾因斯時之暇豫樂此地之登臨革故增高
事非過制斷長續短費不及民棟宇靚深稱吏民之觀望歲時遊
豫遂老幼之歡娛爰歷靈辰用興危架聽于輿頌落此成功
拋梁東日上雲開四顧中今代功名歸二老當年富貴有朱公
拋梁南舳艫街尾繫江潭朝濟已作豐年雨暑飲行聽抵掌談
拋梁西陰陰桃李下成蹊舉頭更覺長安近送日長隨落日低
拋梁北瑞塔亭亭入雲直百年戰鬪及明時千里河山餘故國
拋梁上危架岑巖速千丈房心璀璨近簷楹海岱摧藏但空曠
拋梁下割肉成堆酒如瀉燕雀投人也自忙鼠蝠旋墻不容罅

伏願上梁以後人神同力暘雨以時水宿塗行夜無風露之警益
縑鏹割家有囊廩之餘囹圄一空鞭笞不試商旅四集貨賄遂通
據榻以談不裁庾公之興從遊而賦尚須韓子之文

書判

辛捕罪人丁過而不救辭云家有急事救療

余靖

通捕未捕宜同掩襲彌留待救安可遭迴苟或責其容姦姑合先
於拯患辛事當抵役職在追逃力而拘之飢鷹之効未展勢不足
者因獸之聞方勞眷彼遵塗之人式冀執好之助備其越逸此望
惠然肯來憂在族姻彼乃徃而不返誠或慮其飾詐謀合原其執
心網恐論於吞舟固宜并力病方深於易簣安得忘情徒欲詰其
圖全未可罪其為已囚其亡命雖追捕以攸先人各有親當患難

而自救縱云行邁殊匪坐觀捕逃之黨未除遽令謫我瞑眩之求
不濟則欲怒誰識且異於追胥罰難加於行路是則彼有詞矣姑
合宥而捨之

丙越度官府垣籬官司罪之辭云隨甲而往

余靖

協謀抵禁法有戒論冒度干刑理無從坐既投足而同往豈原心
而或殊丙德之弗備動而有悔不如已者方踰數仞之墻因而從
之遂罹三尺之法自疎明慎猶啓薄言况穴隙以相從惟既茨而
是覆前王著令徒攀共犯之條君子嚮儒蓋守獨行之節矧府寺
之攸設惟藩屏而是崇不得其門同臨蔽惡之地必求諸道當慙
由徑之非雖曰比之匪人實亦動而過則原其發慮慮云職汝之
由詳彼治躬豈可効人之僻咎將誰執威實已招視籬落之具存

當畦步而為過別冒漢家之網或異首科自絕蒲人之祛諒難降
等三千之條備紀七十之杖何逃罪必甘心詞奚苦訴

丙為左僕射門立棨戟其子封國公復請立戟儀曹不

許

余靖

位繫王爵固有彛儀名列子倫所宜降禮既高閑之共處豈列戟
以重施丙鵠印傳家蟬聯襲寵斗樞踰貴既升八座之榮社土啓
封遂及一經之嗣胡為令子罔達宏規以謂秩視諸公幸列分茅
之位勲崇三品請頒立槩之儀展矣攸司詳夫大體且乘軒服冕
雖同列國之權問寢趨庭豈有異門之制縱未該於今式宜必叶
於謀猷况乎尊有歷年之文備存典冊子存避父之禮綽著章程
國有大焉古之道也恩榮眷至任旌高穎之勲制度罔愆宜喜柳
或之見必當固執無謂他規戴記傳芳車馬猶稱於不及隋書勸

善祭乾寧聞於再頒必採禮卿之詞勿貽侯氏之過

乙夜居於外丙往弔之或責其非 余 靖

宴安有度式貴慎儀出處無容固宜行弔既自愆於所止亦何怒於相隨乙德之不脩動而有悔安身克謹當從嫡寢之間居外尤非自此遭喪之變眷惟益友深達彝章朝夕四時既失常於訪問吉凶五禮遂矯辭於禍災縱未盡於嫌疑抑已陳於規誨進退可度燕衣將亂於悲哀居處以莊環經何慙於諷刺爾惟失節我豈廢言所斯克舉其儀孰謂不知而作衣服宮室雖弗襲於縗裳揖讓周旋固可譏於牀第理既同於事死問乃比於知生况彰終夕之嫌復異致齋之制改容並進雖興言偃之非問疾同辭宜守仲尼之訓弔之可也人其謂何

乙為政請墮都城譏其無備辭云都城不過百雉

余 靖

政在保民固宜多備城苟過制何謂弱枝爰啓見機之謀當許復墮之請乙器能高世忠亮拔群方推許國之忠遽展濟世之略以謂金湯作固誠多藩屏之功控帶相高必啓寇戎之害式限良筭允叶明謀庇民無假於深池頽墻願填於濬洫且赫連定霸雖增蒸土之勞士為知權寧慎實薪之役深詳得失妙察興衰縱墨翟多能九攻聞解帶之術而鄭丹遠識五大在邊之譏蓋虞乎雉必保焉盡循乎古之制也今京不度在百雉以貽憂夫魯有初諒三都之必毀允合仲尼之志何慙由也之志

丁去官而受蒼屬饋與或告其違法訴云家口已離本

任

余 靖

食檠養廉執心斯可及瓜受代改操則非安得因其去官遂不思

於察已丁也才高有立秩滿將選飛鳳銜書亦既榮於寵命解龜
 罷政遂靡讓於好羞謂行邁之有期曾厭私而不懼况古之循吏
 名列青編掛府丞之魚誠在蒞官之日留壽春之犢實惟去任之
 晨何乃肆貪罔知守節歌鄧侯之五鼓曾足遵途持山陰之一錢
 當思勵俗徒欣苟得豈曰能謀重耳受飧蓋當於旅食叔魚反錦
 益愧於公行如云不爾瑕疢則恐罔知紀極推恩布化未聞畫象
 之遺風黷貨啓奸遽恣貪狼之本性縱離境壤終喪廉隅減三等
 以定刑乃九章之垂統

甲為縣令士乙與其故人丙醉歐乙乙詣縣訟丙令問
 曰傷乎曰無傷也相識乎曰故人三十年矣嘗相失
 乎曰未也何為而歐汝乎曰醉也解之使去有司劾
 甲故出丙罪甲曰闕不至傷赦許在村了奪耆長則

可縣令顧不可乎

王 四

令親民而歐之於善者也士所以學為君子也今釋一醉忿相歐
 答四十之過全其三十年間未嘗相失之交歐民於善而責士以
 君子之道者也仲尼為魯司寇赦父子之訟漢馮朝韓延壽不肯
 決昆弟之爭篤於親而故舊不遺其義蓋一耳甲之所為於古為
 能教於今為應法不可劾

甲為出妻已告其在家嘗出不遜語指斥乘輿有司言
 雖出妻而所告者未出時事也或疑薄君臣之禮隆
 夫婦之恩律不應經

王 回

指斥乘輿臣民之大禁至死者漸而旁知不告者猶得徒一年半
 所以申天子之尊於海內使雖遐邇幽陋之俗猶無敢竊言訕侮
 者然書稱商周之盛王問小人怨罵乃皇自恭德不以風俗既美

而臣民儼然戴上不待刑也則此律所禁蓋出於秦漢之苛耳若妻為夫服斬衰而降其義甚重傳禮已來未之有改也且挾靈犯法既許自訴而七出義絕和離之類豈有宥怨顧恬然藉在席之所知喜為路人擠之死地其惡慙矣宜如有司所論已若夫減所告罪一等甲同自首以律附經竊謂非薄君臣之禮而隆夫婦之恩也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

題跋

跋放生地碑

歐陽脩

跋華嶽題名

歐陽脩

跋平泉草木記

歐陽脩

跋景陽井銘

歐陽脩

跋王獻之法帖

歐陽脩

讀李翱文

歐陽脩

讀封禪書

劉敞

書神故事

王回

書襄城公主事

王回

書洪範傳後

王安石

讀江南錄

王 安石

讀孟嘗君傳

王 安石

書刺客傳後

王 安石

讀邾宗元傳

王 安石

書公維檢廳壁

傳 堯俞

書賈律節廟

傳 堯俞

書魏鄭公傳

魯 鞏

書資治通鑑外紀後

劉 恕

跋放生池碑

歐陽 脩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三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為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為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

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天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吾以佃以獻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為萬世之利此所以為聖人也淳屠民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為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跋華嶽題名

歐陽 脩

方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十年題名者五百人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三人錄易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或在成山人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殺之勢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午是歲天子耕籍田肆大赦群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

有唐極盛之時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屬門廢帝自於于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有千仞之山石爾故時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跋平泉草水記

歐陽 脩

右平泉草水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為人初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也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聖賢之高致也

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跋景陽井銘

歐陽 脩

景陽井銘不著撰人名述隋成陳叔寶與張麗華等投井事其後有銘以戒又有唐江寧縣丞王震井記云并在興嚴寺其石搃銘有序稱余者晉王廣也其文字皆磨滅僅可識者其十一二叔寶事史書之甚詳不必見於此然錄之以見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銘以為戒如此及身為淫亂則又過之豈所謂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銘文隱隱尚可讀處有云前車已傾負乘將沒者又可歎也

跋王獻之法帖

歐陽 脩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叙睽離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敷衍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研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奇詭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策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滋弊精疲力以學書為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

讀李翱文

歐陽脩

予始讀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既爾智者識其性嘗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為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待窮時憤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為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傑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

而歎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况廼翱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而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發齏齏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差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若嗟卑之心為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文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晚有一人能知翱憂者又皆疏遠與翱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矣

讀封禪書

劉敞

劉子曰新垣平候日拜中文帝以健元言汾陰有寶鼎氣乃效於後平之於術亦可免矣其卒以詐死為世大僂何哉彼以其術為遠而飾之以巧以其利為迂而益之以諂者也敗不亦宜乎是故博學而精擇之正言而謹守之不為頃久變之不以利徙遷慮辟此患也乖周有言毋以人徇天毋以故滅命豈新垣平之謂邪悲矣

書神故事

王 回

景德二年石諫議大夫神放賜假遊嵩山 真宗御資政殿置酒餞放侍臣當直者四人預之特有司不宿戒宣召既集皆相顧莫敢就坐上乃親定其儀翰林學士晁迥西面侍上資政殿學士王欽若東面侍上知制誥朱異南次迥待制戚綸南次欽若北面對上示特客之云酒半上作七言詩一首賜放放奉和侍臣應詔

皆作而欽若最後成二首焉初放養其母隱終南山講經書著嗣禹表孟子文秦蜀諸生多從之遊其母好道家言脩辟穀之術放阿其好終身不娶婦世以其能行人之所難益高之朝臣屢表薦閔

太宗召之辭疾不出上即位張齊賢以舊相守京兆又薦為乃遣內供奉官周班齎手詔召放放應召既至拜右司諫直昭文館賜名第什器御厨給膳四遷至工部侍郎卒放雖居官屢請假還山上輒為作詩置酒餞之後賜兩制三館學士等御筵餞之於瓊林苑常手詔問以政事欲大用之放辭乃止昔堯起舜於畎畝之中位以司徒商高宗起傅說於巖野而位冢宰彼授受之際不嫌駭衆如此而功烈竟立豈藉其虛名而誕後世哉竊觀 真宗特禮寵放近世天子蓋未聞也而放之行乃叛其初學以棄人倫為難

有君而無臣惜哉放既正已不足則其用捨行止之節曷議焉

書襄城公主事

王 回

唐太宗長女襄城公主出降太常卿汾州刺史蕭銳初公主在女時篤行好禮太宗賢之掌指以誨諸公主既降銳銳父宋國公瑀尚無恙而太宗敕有司為公主起第公主辭曰婦事舅姑如子事父定省朝夕所以養也而容別居者據何理也太宗不許而公主固辭不可奪太宗乃即瑀之私第其旁隋煬舊邸葺以為襄城公主第第成當施公主祭戟於門公主又辭曰禮無以抗於尊者為榮也今舅之門既立戟矣而更於女門施戟是婦抗於舅而為禮豈所以榮女也太宗不許而公主終辭不可奪太宗乃敕以公主祭戟并施於宋國公之門昔堯將任舜以天下以二女嬪之畎畝之中而不敢留於帝室者以舜有父母未順其心雖與天下舜

必不受也使舜受之願非所以任天下者也周之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故其詩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自秦以來祖於申韓之術其治務以隆君抑臣為甚天子之女待創其號曰公主而婿者不得自當其妃匹曰尚公主其弊之漸至於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故以隆君抑臣為治也而使人倫諱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隆君而治哉嗚呼以唐太宗之明常指襄城以誨諸女可謂知其賢矣然襄城辭切於禮而應於治古之効猶勞於再三而僅從其心則化公主之有舅姑者益亦別居耳益弊流於千載者雖願治之明主猶不遽變其習也而一女子卓然出其間可不謂賢哉

書洪範傳後

王 安石

王安石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者

意故為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排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驚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為師則有講而無應為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矣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以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而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虚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為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為作傳以

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正與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為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知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予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為此說說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讀江南錄

王

安石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 太宗命撰江南錄至李氏之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曆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實錄其於春秋之義春秋臣子為君親諱禮也箕子之說周武王克商問箕子商所以亡箕子錄為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為君至暴矣武王觀

兵於孟津諸侯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于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李梁在隋隋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用名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為兒童時已聞金陵臣藩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忠臣之罪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實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為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錄言佑死頗以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於佑其他所誅者皆以罪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紂及隋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之死信為無罪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當李氏之危

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佑見誅鉉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天耻其善及於佑故匿其忠而汙以它罪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它所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惟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讀孟嘗君傳

王 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疆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鷄鳴狗盜之力哉夫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書刺客傳後

王 安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却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

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願不用其策耶讓城國士也會不能
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
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蒙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困約之時
自貴其身不亡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校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讀柳宗元傳

王安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
士大夫欲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政之然此人人者既困矣無所
用於世往往能自疆以求別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
為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
人者少耳復何議於彼哉

書泂淮巡檢廳壁

堯俞

巡檢職捕盜職舉則盜去如失其職兵皆盜也何則上既不職下
從而縱恃賴勢力侵漁良民非盜而何噫鼠竊狗偷者遂可夫捕
可擒繫縲囚戮其勢易制至於士兵一得縱放則欺擾公行使民
口膠舌結噤不敢出聲是誠盜之巨者新息腋淮面山地雖褊隘
實為咽喉故置巡檢提兵百人以遏狂寇官事備舉民倚之得
安存一非其人下罹苦害以區區之邑若先用百盜縱乎其間傍
與它盜者併力賊之則雖欲背死越生路亦無繇也曹君德華受
命職捕盜既至頗革前弊約身薦馭兵嚴士不敢犯民則向所謂
百盜者固以息矣於是封域靜寧帖焉亡驚居日多暇頗圖燕安
先是視事廳風頽雨剝殆不可居德華醜之命工新其棟宇雖有
取於民半出私奉規模宏偉數倍平昔可以視壯大若益堅其庶
益厲其嚴雖亡是聽不害居是聽不媿苟泂其庶弛其嚴則是聽
廣豁深軒危瑰琦更盛於今日亦奚以為哉徒增過重不德爾

後人至者其庶與嚴思有以上曹君可也若曰某屋未豐於是聽
某屋未華於是聽思以土木之功加之則可乎不可也吾懼來者
不知而務侈以殘吾民志壁以示之

書賈偉節廟

王 安石

息之滅亡移徙尚矣其俗頗好鬼視正直聰明之神則蔑然先是
邑之南幾十數里有其故侯之廟國人事之蕭鼓亘年歲時甚謹
而公之祠在新城之北密邇民間不遠數步門宇不崇奠享不恭
人之至者歲無一二予甚疑乘閒因詢諸故老僉曰侯之祠不信
不祀則禍福時至賈公之神雖不祭不我為害予曰嘻來吾語爾
侯為息之君不能保有爾眾至於喪社稷而亡國其身殞則其靈
歆惡乎能驚動此民而禍福加於後世此其怪妖依憑恐諸愚以
倖祀爾若賈公者其民之主乎昔爾之先有子曰男曰女皆殺而

不育公為邑之長嚴為制而禁之類是生者以千數非公息民其
遂絕爾將安出昔之男爾民之父也昔之女爾民之母也活爾父
母而不報可乎况公之英風風靈氣固當未泯以昔時之人今日
未必無陰相也反以其不禍誣以其不能而怠之罪孰甚焉爾歸
厚報爾之主可也無為奔走乎怪妖之庭况禮曰有功德於民則
祀之是公之堂可祠而侯之廟可廢惜也吾之賤而侯之廟在籍
去之不可爾聽吾言而亟改則爾之休茂矣僉曰唯而心不以為
然事如初異日過公之祠登公之堂傷民之過遂志於壁
活爾父母莫報不舉實吾神之侮為民禍尤亘年是求則吾神之
羞我瞻公之象昂昂可仰我想公之靈英英如生厚矣公德在息
之國嗟哉息民忘公之仁嗚呼怪妖是趨明靈是誣爾則無知神
不爾誅

予觀太宗常屈已以從群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特感知已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誠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夫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直之道非滅人言以揜已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况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夫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

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於書未嘗揜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矣今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疾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已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

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諒已之奸計乎或曰造碑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嘗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亦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書資治通鑑外紀後

劉恕

劉恕曰孔子作春秋筆削美刺子游子夏門人之高弟不能借一辭魯太史左丘明以仲尼之言高遠難繼而為之作傳後之君子不敢紹續焉惟陸長源唐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誅絕之罪也左氏傳據魯史因諸侯國書繫年叙事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以免時難後漢獻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荀悅依左傳體為漢紀言約事

詳大行於世晉太康初汲郡人發魏襄王家得紀年文似春秋其所記事多與左氏符同諸儒乃知古史記之正法自是袁宏張璠孫盛千寶習鑿齒以下為編年之書至唐五代其流不廢漢晉起居注梁唐實錄皆其遺制也國語亦左丘明所著載內傳遺事或言論差殊而文詞富美為書別行自周穆王盡晉知伯趙襄子當貞定王時凡五百餘年雖事不連屬於史官蓋有補焉七國有戰國策晉孔衍作春秋後語並時分國其後絕不錄焉唐柳宗元采摭片言之失以為証淫不槩於聖作非國語六十七篇其說雖存然不能為國語輕重也司馬遷始撰本紀年表八書世家列傳之目史臣相續謂之正史本朝去古益遠書益煩雜學者牽於屬文專尚西漢書傳覽者乃及史記東漢書而近代士頗知唐書自三國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識承平日久人愈怠墮莊子文簡而義

明玄言虛誕而似理功省易習陋儒莫不尚之史學浸微矣按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叙七略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記史傳由是經與史分夫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因善惡以明褒貶察政治以見興衰春秋之法也使孔子贊易不作春秋則後世以史書為記事瑣雜之語春秋列於六藝愚者莫敢異說而終不能曉也愨皇祐初舉進士試於禮部為司馬公門生待於大儒得聞餘論嘉祐中公嘗謂愨曰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諸生歷年莫能竟其篇第畢世不暇舉其大略厭煩趨易行將泯絕予欲託始於周威烈王命韓魏趙為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倣荀悅簡要之文網羅衆說成一家書愨曰史馬遷以良史之才叙黃帝至秦漢興亡治亂班固已下世各

名家李延壽總八朝為南北史而言辭早弱義例煩雜書無表志沿革不完梁武帝通史唐姚康復統史世近亡軼不足稱也公欲以文章論議成歷世大典高勲美德褒替流於萬世元凶宿姦賤絀甚於誅惡上可繼仲尼之經丘明之傳司馬遷安可此擬荀悅何足道哉治平三年公以學士為英宗皇帝侍講受詔備歷代君臣事迹愨蒙許真史局嘗請於公曰公之書不始於上古或堯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曰曷不始於獲麟之歲曰經不可續也愨乃知賢人著書尊避聖人也如是儒者可以法矣熙寧三年冬公出守京兆明年春移帥穎川固辭不行退居洛陽愨編猶好議論不敢居京師請歸江東養親又以新書未成不廢判劄愨亦延隸局中嘗思司馬遷史記始於黃帝而愨穢神農闕漏不錄公為歷代書而不及周威王之前學者

考古當闕小說取舍具莫知適從若魯隱之後止據左氏國語
史記諸子而增損不及春秋則無與於聖人之經包犧至未命三
晉為諸侯比於後事百無一二可為前紀 本朝一祖四宗一百
八年可請實錄國史於朝廷為後紀昔何承天樂實作春秋前後
傳亦其比也將俟書成請於公而為之熙寧九年怨滯家禍悲哀
憤鬱遂中癱痺右肢既廢凡欲執筆口授稚子羲仲書之常自念
平生事業無一成就史局十年俛仰竊祿因取諸書以國語為本
編通鑑前紀家貧書籍不具南徼僻陋士人家不藏書臥病六百
日無一人語及文史昏亂遺忘煩簡不當遠方不可得國書絕意
於後紀乃更前紀曰外紀如國語稱春秋外傳之義也自周共和
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一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見於外紀自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顯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

載於通鑑然後一千八百之興廢大事坦然可明昔李弘基用心
過苦積年疾而藥石不繼盧昇之手足孳廢著五悲而自沈穎水
予病眼病創不寐不食才名不逮二子而疾疹艱苦過之陶潛豫
為祭文杜牧自撰墓誌夜臺甫適歸心若飛聊序不能作前後紀
而為外紀焉他日書成公為前後紀則可刪削外紀之煩冗而為
前紀以備古今一家之言怨雖不及見亦平生之志也

史文錄卷百一

是與類

古



